

馬鳴菩薩造

大乘起信論

全

令
會
藏
版

起信論序

揚州僧智愷



夫起信論者，乃是至極大乘，甚深秘典，開示如理緣起之義，其旨淵弘，寂而無相，其用廣大，寬廓無邊，與凡聖為依，衆法之本，以其文深旨遠，信解者至微，故於如來滅後六百餘年，諸道亂興，邪魔競扇，於佛正法，毀謗不停，時有一高德沙門，名曰馬鳴，深契大乘，窮盡法性，大悲內融，隨機應現，愍物長迷，故作斯論，盛隆三寶，重興佛日，起信未久，迴邪入正，使大乘正典，復顯於時，緣起深理，更彰於後代，迷群異見者，捨執而歸依，闍類偏情之黨，昇著而臻淡，自昔已來，久蘊西域，無傳東夏者，良以宣譯有時故，前梁武皇帝、

遣_二勅_一中天竺摩訶陀國、取_二經論、并請_二法師、過_二值_一三藏拘闍難陀、譯_二名_一真諦、其人少小、博探修學、備覽_二諸經、然於_二大乘、偏洞深達、時彼國王、應_二時、即移_二遣_一法師、苦辭_二不免、便就_二汎舟、與_二習曇及諸多侍從、并送_二蘇合佛像、來朝、而至、未旬、便值_二候景寇擾、法師秀探擁流、含珠未吐、慧日暫停、而欲_二還返、遂咽_二值_一京邑英賢、惠顯、智照、智愷、曇振、惠旻、與_二假黃鉞大將軍、大保蕭公勃、以_二大梁承聖三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於_二衡州、始興郡建興寺、敬請_二法師、敷演_二大乘、闡揚_二秘典、示_二導迷徒、遂翻譯_二斯論一卷、以_二明論旨、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緣經兩卷、九識義章兩卷、傳語_二人、天竺國月支首那等、執筆_二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訖、馬鳴、沖旨、更_二曜_一於_二時、邪見之流、

伏從_二正化、余雖_二慨不見_一聖、慶遇_二玄旨、美_二其幽宗、戀愛_二無已、不_二探_一無聞、聊申_二題記、儼遇_二智者、賜_二垂_一改作、

大乘起信論

馬鳴菩薩造

梁西印度三藏法師真諦譯

歸命盡十方 最勝業徧知 色無礙自在 救世大悲者
及彼身體相 法性真如海 無量功德藏 如實修行等
爲欲令衆生 除疑捨邪執 起大乘正信 佛種不斷故



論曰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是故應說說有五分云何爲五一者因緣分二者立義分三者解釋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勸修利益分

初說因緣分問曰有何因緣而造此論答曰是因緣有八種云何爲八一者因緣總相所謂爲令衆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二者爲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衆生正解不謬故三者爲令善根成熟衆生於摩訶衍法堪忍不退信故四者爲令善根微少衆生修習信心故五者爲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心遠離癡慢出邪網故六者爲示修習止觀對治凡夫二乘心過故七者爲示專念方便生於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八者爲示利益勸修行故有如是等因緣所以造論問曰修多羅中具有此法何須重說答云修多羅中雖有此法以衆生根行不等受解緣

別所謂如來在世衆生利根能說之人色心業勝圓音一演異類等解則不須論若如來滅後或有衆生能以自力廣聞而取解者或有衆生亦以自力少聞而多解者或有衆生無自心力因於廣論而得解者自有衆生復以廣論文多爲煩心樂摠持少聞而攝多義能取解者如是此論爲欲摠攝如來廣大深法無邊義故應說此論

已說因緣分次說立義分摩訶衍者摠說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法二者義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体相用故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大体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

果故、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已說立義分、次說解釋分、解釋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顯示正義、二者對治邪執、三者分別發趣道相、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問曰、若如是義者、諸衆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

入、答曰、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為得入、復次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云何為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昧、具足無漏性功德故、所言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當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乃至總說、依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為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所言不空者、已顯法體空無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變、淨法滿足、故名不空、亦無有相可取、以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黎耶識、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為二、二者覺義、二者不覺

義、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何以故、本覺義者、對始覺義、說以始覺者、即同本覺、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覺、不覺心源故、非究竟覺、此義云何、如凡夫人、覺知前念起惡故、能止後念、令其不起、雖復名覺、即是不覺故、如二乘觀智、初發意菩薩等、覺於念異、念無異相、以捨離分別執著相、故名相似覺、如法身菩薩等、覺於念住、念無住相、以離分別離念相、故名隨分覺、如菩薩地盡、滿足方便、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覺、是故修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故、又心起者、無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謂無念、是故一切衆生、不名爲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

明、若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滅、以無念等故、而實無有始覺之異、以四相俱時而有、皆無自立、本來平等同一覺故、復次本覺隨染、分別生二種相、與彼本覺、不相捨離、云何爲二、一者智淨相、二者不思議業相、智淨相者、謂依法力熏習、如實修行、滿足方便、故、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淨淨故、此義云何、以一切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相則滅、濕性不壞故、如是衆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不思議業相者、以依智淨相、能作一切勝妙境界、所謂無量功德之相、常無斷絕、隨衆生根、自然相應、種種而現、得利益故、復次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云何爲四、一者如

實空鏡、遠離一切心境界相、無法可現、非覺照義、故二者因熏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出入不失不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足無漏、熏衆生、故三者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淳淨明故、四者緣熏習鏡、謂依法出離、故徧照衆生之心、令修善根、隨念示現、故所言不覺義者、謂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念無自相、不離本覺、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若離於方、則無有迷、衆生亦爾、依覺故迷、若離覺性、則無不覺、以有不覺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爲說真覺、若離不覺之心、則無真覺自相、可說、復次、依不覺、故生三種相、與彼不覺、相應不相離、云何爲三、一者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爲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二者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三者境界

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無境界、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云何爲六、一者智相、依於境界、心起分別愛與不愛、故二者相續相、依於智、故生其苦樂覺、心起念相應不斷、故三者執取相、依於相續緣、念境界、住持苦樂、心起著故、四者計名字相、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五者起業相、依於名字、尋名取著、造種種業、故六者業繫苦相、以依業受報不自在、故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復次覺與不覺、有二種相、云何爲二、一者同相、二者異相、同相者、譬如種種瓦器、皆同微塵性相、如是無漏無明、種種業幻、皆同真如性相、是故修多羅中、依於此真如義、故說一切衆生、本來常住、入於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畢竟無得、亦無色相可見、而有見色相者、唯是隨染業幻所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無可見、故言異相者、如種種瓦

器、各各不同、如是無漏無明、隨染幻差別、性染幻差別故、復次生滅因緣者、所謂業生依心、意識轉故、此義云何、以依阿黎耶識、說有無明、不覺而起、能見能現、能取境界、起念相續、故說為意、此意復有五種名、云何為五、一者名為業識、謂無明力、不覺心動故、二者名為轉識、依於動心、能見相故、三者名為現識、所謂能現一切境界、猶如明鏡現於色像、現識亦爾、隨其五塵、對至即現、無有前後、以一切時、任運而起、常在、前故、四者名為智識、謂分別染淨法故、五者名為相續識、以念相應不斷故、住持過去無量世等善惡之業、令不失故、復能成熟現在未來苦樂等報、無差違故、能令現在已經之事、忽然而念、未來之事、不覺妄慮、是故、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此義云何、以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一切

境界、皆依業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心種種法滅、故復次言、意識者、即此相續識、依諸凡夫取著轉深、計我我所、種種妄執、隨事攀緣、分別六塵、名為意識、亦名分離識、又復說名分別事識、此識依見愛煩惱、增長義故、依無明熏習、所起識者、非凡夫能知、亦非二乘智慧所覺、謂依菩薩、從初正信、發心觀察、若證法身、得少分知、乃至菩薩究竟地、不能盡知、唯佛究了、何以故、是心從本已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雖有染心、而常恒不變、是故此義、唯佛能知、所謂心性、常無念、故名為不變、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然念起、名為無明、染心者有六種、云何為六、一者執相應染、依二乘解脫、及信相應地、遠離故、二者不斷相應染、依信相應地、修學方便、漸漸能捨、得淨心地、究竟離故、三者

分別智相應染、依具戒地、漸離、乃至無相、方便地、究竟離故、四者現色不相應染、依色自在地、能離故、五者能見心不相應染、依心自在地、能離故、六者根本業不相應染、依菩薩盡地、得入如來地、能離故、不了一法界義者、從信相應地、觀察學斷、入淨心地、隨分得離、乃至如來地、能究竟離故、言相應義者、謂心念法異、依染淨差別、而知相緣相同故、不相應義者、謂即心不覺、常無別異、不同義者、名為智礙、染心義者、名為煩惱礙、能障真如根本智故、無明知相緣相故、又能障世間自然業智故、此義云何、以依染心能見能現、妄取境界、違平等性故、以一切法、常靜無有起相、無明不覺、妄與法違故、不能得隨順世間一切境界、種種知故、復次分別生滅相者、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麤、與心相應故、二者細、與心不相應故、又麤中之麤、凡夫境界、麤中之細、及細中之麤、菩薩境界、細

中之細、是佛境界、是二種生滅、依於無明熏習而有、所謂依因依緣、依因者、不覺義故、依緣者、妄作境界義故、若因滅則緣滅、因滅故、不相應心滅、緣滅故、相應心滅、問曰、若心滅者、云何相續、若相續者、云何說究竟滅、答曰、所言滅者、唯心相滅、非心體滅、如風依水而有動相、若水滅者、則風相斷絕、無所依止、以水不滅、風相相續、唯風滅故、動相隨滅、非是水滅、無明亦爾、依心體而動、若心體滅者、則衆生斷絕、無所依止、以體不滅、心得相續、唯癡滅故、心相隨滅、非心智滅、復次有四種法熏習義故、染法淨法、起不斷絕、云何為四、一者淨法、名為真如、二者一切染因、名為無明、三者妄心、名為業識、四者妄境界、所謂六塵、熏習義者、如世間衣服、實無於香、若人以香而熏習故、則有香氣、此亦如是、真如淨法、實無於染、但以無明而熏習故、則有染相、無明染法、實無淨業、但以真如而

熏習故、則有淨用云何熏習起染法不斷、所謂以依真如法故、有於無明、以有無明染法因故、即熏習真如、以熏習故、則有妄心、以有妄心、即熏習無明、不了真如法故、不覺念起、現妄境界、以有妄境界染法緣故、即熏習妄心、令其念著、造種種業、受於一切身心等苦、此妄境界熏習義、則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增長念熏習、二者增長取熏習、妄心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業識根本熏習、能受凡夫業繫苦故、無明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根本熏習、以能成就業識義故、二者所起見愛熏習、以能成就分別事識義故、云何熏習起淨法不斷、所謂以有真如法故、能熏習無明、以熏習因緣力故、則令妄心厭生死苦、樂求涅槃、以此妄心有厭求因緣故、即熏習真如、自信己性、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修遠離

法、以如實知無前境界故、種種方便、起隨順行、不取不念、乃至久遠熏習力故、無明則滅、以無明滅故、心無有起、以無起故、境界隨滅、以因緣俱滅故、心相皆盡、名得涅槃、成自然業、妄心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分別事識熏習、依諸凡夫二乘人等厭生死苦、隨力所能、以漸趣向無上道故、二者意熏習、謂諸菩薩、發心勇猛、速趣涅槃故、真如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自体相熏習、二者用熏習、自体相熏習者、從無始世來、具無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依此二義、恒常熏習、以有熏習力故、能令衆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發心修行、問曰、若如是義者、一切衆生、悉有真如、等皆熏習、云何有信無信、無量前後差別、皆應一時自知、有真如法、勤修方便、等入涅槃、答曰、真如本一、而有無量無邊無明、從本已來、自性差別、厚薄不同故、過恒沙等上

煩惱、依無明起差別、我見愛染煩惱、依無明起差別、如是一切煩惱、依於無明、所起前後無量差別、唯如來能知故、又諸佛法、有因緣、因緣具足、乃得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無人知、不假方便、能自燒木、無有是處、衆生亦爾、雖有正因、薰習之力、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爲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者、則無是處、若雖有外緣之力、而內淨法未有薰習力者、亦不能究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若因緣具足者、所謂自有薰習之力、又爲諸佛菩薩等、慈悲願護故、能起厭苦之心、信有涅槃、修習善根、以修善根成熟故、則值諸佛菩薩、示教利喜、乃能進趣、向涅槃道、用薰習者、即是衆生外緣之力、如是外緣、有無量義、畧說二種、云何爲二、一者差別緣、二者平等緣、差別緣者、此人依於諸佛菩薩等、從初發意始求道時、乃至得佛、於中若見若念、或爲眷屬父母諸親、或爲給

使、或爲知友、或爲怨家、或起四攝、乃至一切所作、無量行緣、以起大悲薰習之力、能令衆生增長善根、若見若聞、得利益故、此緣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近緣、速得度故、二者遠緣、久遠得度故、是近遠二緣、分別復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增長行緣、二者受道緣、平等緣者、一切諸佛菩薩、皆願度脫一切衆生、自然薰習、恒常不捨、以同體智力故、隨應見聞、而現作業、所謂衆生、依於三昧、乃得平等見諸佛故、此体用薰習、分別復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未相應、謂凡夫二乘、初發意菩薩等、以意識薰習、依信力故、而能修行、未得無分別心與体相應故、未得自在業修行與用相應故、二者已相應、謂法身菩薩、得無分別心、與諸佛自体相應、得自在業、與諸佛智用相應、唯依法力、自然修行、薰習真如、滅無明故、復次染法、從無始已來、薰習不斷、乃至得佛後、則有斷、淨法薰習、則無有斷、

盡於未來、此義云何、以真如法常熏習故、妄心則滅、法身顯現、起用熏習、故無有斷、復次真如自体相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從本已來、自性滿足一切功德、所謂自体、有大智慧光明義故、徧照法界義故、真實識知義故、自性清淨心義故、常樂我淨義故、清涼不變自在義故、具足如是過於恒沙、不離不斷不異不思議佛法、乃至滿足無有所少義故、名為如來藏、亦名如來法身、問曰、上說真如其体平等離一切相、云何復說体有如是種種功德、答曰、雖實有此諸功德、而無差別之相、等同一味、唯一真如、此義云何、以無分別離分別相、是故無二、復以何義、得說差別、以依業識生滅相示、此云何示、以一切法、本來唯心、實無於念、而有妄心、不覺起念、見諸境界故、說無明、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義故、若心起見、則有不見

之相、心性離見、即是徧照法界義故、若心有動、非真識知、無有自性、非常非樂、非我非淨、熱惱衰變、則不自在、乃至具有過恒沙等妄染之義、對此義故、心性無動、則有過恒沙等諸淨功德相義示現、若心有起、更見前法可念者、則有所少、如是淨法無量功德、即是一心、更無所念、是故滿足、名為法身如來之藏、復次真如用者、所謂諸佛如來、本在因地、發大慈悲、修諸波羅密、攝化衆生、立大誓願、盡欲度脫等衆生界、亦不限劫數、盡於未來、以取一切衆生如己身故、而亦不取衆生相、此以何義、謂如實知一切衆生、及與己身、真如平等無別異故、以有如是方便智、除滅無明、見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議業種種之用、即與真如等、徧一切處、又亦無有用相可得、何以故、謂諸佛如來、唯是法身智相之身、第一義諦、無有世諦境界、離於施作、但隨衆生見聞得益故、說為用、此用有

二種云何為二、一者依分別事識、凡夫二乘心所見者、名為應身、以不知轉識現故、見從外來、取色分齊、不能盡知故、二者依於業識、謂諸菩薩、從初發意、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名為報身、身有無量色、色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所住依果、亦有無量種種莊嚴、隨所示現、即無有邊、不可究盡、離分際相、隨其所應、常能住持、不毀不失、如是功德、皆因諸波羅密等無漏行熏、及不思議熏之所成就、具足無量樂相故、說為報身、又為凡夫所見者、是其隨色、隨於六道、各見不同、種種異類、非受樂相、故說為應身、復次初發意菩薩等所見者、以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見、知彼色相莊嚴等事、無來無去、離於分齊、唯依心現、不離真如、然此菩薩、猶自分別、以未入法身位故、若得淨心、所見微妙、其用轉勝、乃至菩薩地盡、見之究竟、若離業識、則無見相、以諸佛法身無有彼此色相迭相

見故、問曰、若諸佛法身離於色相者、云何能現色相、答曰、即此法身、是色體故、能現於色、所謂從本已來、色心不二、以色性即智故、色體無形、說名智身、以智性即色故、說名法身、徧一切處、所現之色、無有分齊、隨心能示十方世界無量菩薩無量報身無量莊嚴、各各差別、皆無分齊、而不相妨、此非心識分別能知、以真如自在用義故、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六塵境界、畢竟無念、以心無形相、十方求之、終不可得、如人迷故、謂東為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為念、心實不動、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隨順入真如門故、對治邪執者、一切邪執、皆依我見、若離於我、則無邪執、是我見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人我見、二者法我見、人我見者、依諸凡夫、說有五種、云何為五、一者聞修多羅、說如來法身、畢竟寂寞、猶如虛

空、以不知爲破著故、即謂虛空是如來性、云何對治、明虛空相是其妄法、體無不實、以對色故有、是可見相、令心生滅、以一切色法、本來是心、實無外色、若無色者、則無虛空之相、所謂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離於妄動、則一切境界滅、唯一真心、無所不徧、此謂如來廣大性智究竟之義、非如虛空相故、二者聞修多羅說、世間諸法、畢竟體空、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畢竟空、本來自空、離一切相、以不知爲破著故、即謂真如涅槃之性、唯是其空、云何對治、明真如法身、自体不空、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聞修多羅說、如來之藏、無有增減、體備一切功德之法、以不解故、即謂如來之藏、有色心法自相差別、云何對治、以唯依真如義說故、因生滅染義、示現說差別故、四者聞修多羅說、一切世間生死染法、皆依如來藏而有、一切諸法、不離真如、以不解故、謂如來藏自体、具有一

切世間生死等法、云何對治、以如來藏、從本已來、唯有過恒沙等諸淨功德、不離不斷、不異真如義故、以過恒沙等煩惱染法、唯是妄有、性自本無、從無始世來、未曾與如來藏相應故、若如來藏体有妄法、而使證會、永息妄者、則無有是處、五者聞修多羅說、依如來藏、故有生死、依如來藏、故得涅槃、以不解故、謂衆生有始、以見始故、復謂如來所得涅槃、有其終盡、還作衆生、云何對治、以如來藏無前際故、無明之相、亦無有始、若說三界外、更有衆生始起者、即是外道經說、又如來藏、無有後際、諸佛所得涅槃、與之相應、則無後際故、法我見者、依二乘鈍根故、如來但爲說人無我、以說不究竟、見有五陰生滅之法、怖畏生死、妄取涅槃、云何對治、以五陰法自性不生、則無有滅、本來涅槃故、復次究竟離妄執者、當知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非色非

心、非智非識、非有非無、畢竟不可說相、而有言說者、當知如來、善巧方便、假以言說、引導衆生、其旨趣者、皆爲離念、歸於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滅、不入實智故、

分別發趣道相者、謂一切諸佛、所證之道、一切菩薩、發心修行、趣向義故、略說發心、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信成就發心、二者解行發心、三者證發心、信成就發心者、依何等人、修何等行、得信成就、堪能發心、所謂依不定聚衆生、有熏習善根力故、信業果報、能起十善、厭生死苦、欲求無上菩提、得值諸佛、親承供養、修行信心、經一萬劫、信心成就故、諸佛菩薩、教令發心、或以大悲故、能自發心、或因正法欲滅、以護法因緣故、能自發心、如是信心成就、得發心者、入正定聚、畢竟不退、名住如來種中、正因相應、若有衆生、善根微少、久遠已來、煩惱深厚、雖值於佛、亦得供養、然起人天種子、或

起二乘種子、設有求大乘者、根則不定、若進若退、或有供養諸佛、未經一萬劫、於中遇緣、亦有發心、所謂見佛色相、而發其心、或因供養衆僧、而發其心、或因二乘之人、教令發心、或學他發心、如是等發心、悉皆不定、遇惡因緣、或便退失、墮二乘地、復次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心、畧說三種、云何爲三、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者大慈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問曰、上說法界一相、佛體無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復假求學諸善之行、答曰、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鑿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如是衆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種種熏修、亦無得淨、以垢無量無邊、徧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爲對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畧說方便、有四種、云何爲四、一者行

根本方便、謂觀一切法自性無生、離於妄見、不住生死、觀一切法、因緣和合、業果不失、起於大悲、修諸福德、攝化衆生、不住涅槃、以隨順法性無住故、二者能止方便、謂漸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不令增長、以隨順法性離諸過故、三者發起善根增長方便、謂勤供養禮拜三寶、讚歎隨喜勸請諸佛、以愛敬三寶、淳厚心故、信得增長、乃能志求無上之道、又因佛法僧力所護故、能消業障、善根不退、以隨順法性離障礙故、四者大願平等方便、所謂發願、盡於未來、化度一切衆生、使無有餘、皆令究竟無餘涅槃、以隨順法性無斷絕故、法性廣大、徧一切衆生、平等無二、不念彼此、究竟寂滅故、菩薩發是心故、則得少分見於法身、以見法身故、隨其願力、能現八種利益衆生、所謂從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於涅槃、然是菩薩、未名法身、以其過去無量世來有漏之業

未能決斷、隨其所生、與微苦相應、亦非業繫、以有大願自在力故、如修多羅中、或說有退墮惡趣者、非其實退、但為初學菩薩、未入正位、而懈怠者恐怖、令彼勇猛故、又是菩薩、一發心後、遠離怯弱、畢竟不畏墮二乘地、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難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已來自涅槃故、解行發心者、當知轉勝、以是菩薩從初正信已來、於第一阿僧祇劫將欲滿故、於真如法中、深解現前、所修離相、以知法性體無慳貪故、隨順修行檀波羅密、以知法性無染離五欲過故、隨順修行尸羅波羅密、以知法性無苦離瞋惱故、隨順修行羼提波羅密、以知法性無身心相離懈怠故、隨順修行毘黎耶波羅密、以知法性常定體無亂故、隨順修行禪波羅密、以知法性體明離無明故、隨順修行般若波羅密、証發心者、從淨心地、乃至菩薩究竟地、証何境界、所謂真如、

以依轉識、說為境界、而此証者、無有境界、唯真如智、名為法身、是菩薩於一念頃、能至十方無餘世界、供養諸佛、請轉法輪、唯為開導利益眾生、不依文字、或示超地速成正覺、以為怯弱眾生故、或說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當成佛道、以為懈怠眾生故、能示如是無數方便、不可思議、而實菩薩種性根等、發心則等、所證亦等、無有超過之法、以一切菩薩皆經三阿僧祇劫故、但隨眾生世界不同、所見所聞、根欲性異故、示所行亦有差別、又是菩薩發心相者、有三種心微細之相、云何為三、一者真心、無分別故、二者方便心、自然徧行利益眾生故、三者業識心、微細起滅故、又是菩薩功德圓滿、於色究竟處、示一切世間最高大身、謂以一念相應慧、無明頓盡、名一切種智、自然而有不思議業、能現十方利益眾生、問曰、虛空無邊故、世界無邊、世界無邊故、眾生無邊、眾生無邊故、心行差

別、亦復無邊、如是境界、不可分齊、難知難解、若無明斷、無有心想、云何能了、名一切種智、答曰、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離於想念、以眾生妄見境界故、心有分齊、以妄起想念、不稱法性故、不能決了、諸佛如來、離於見想、無所不徧、心真實故、即是諸法之性、自体顯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無量方便、隨諸眾生所應得解、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又問曰、若諸佛有自然業、能現一切處、利益眾生者、一切眾生、若見其身、若覩神變、若聞其說、無不得利、云何世間、多不能見、答曰、諸佛如來法身、平等徧一切處、無有作意、故說自然、但依眾生心現、眾生心者、猶如於鏡、鏡若有垢、色像不現、如是眾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現故、已說解釋分、次說修行信心分、是中依未入正定聚眾生故、說修行信心、何等信心、云何修行、畧說信心、有四種、云何為四、一者信

根本、所謂樂念真如法故、二者信佛有無量功德、常念親近、供養恭敬、發起善根、願求一切智故、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諸波羅密故、四者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樂親近諸菩薩衆、求學如實行故、修行有五門、能成此信、云何爲五、一者施門、二者戒門、三者忍門、四者進門、五者止觀門、云何修行施門、若見一切來求索者、所有財物、隨力施與、以自捨慳貪、令彼歡喜、若見厄難恐怖危逼、隨己堪任、施與無畏、若有衆生來求法者、隨己能解、方便爲說、不應貪求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廻向菩提故、云何修行戒門、所謂不殺、不盜、不婬、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遠離貪嫉欺詐、諂曲瞋恚邪見、若出家者、爲折伏煩惱故、亦應遠離慣鬧、常處寂靜、修習少欲知足、頭陀等行、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慚愧改悔、不得輕於如來所制禁戒、當謹護、不令衆生妄起過罪、故云

何修行忍門、所謂應忍他人之惱、心不懷報、亦當忍於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法故、云何修行進門、所謂於諸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堅強、遠離怯弱、當念過去久遠已來、虛受一切身心大苦、無有利益、是故應勤修諸功德、自利利他、速離衆苦、復次若人雖修行信心、以下從先世已來、多有重罪惡業障故、爲邪魔諸鬼之所惱亂、或爲世間事務、種種牽纏、或爲病苦所惱、有如是等衆多障礙、是故應當勇猛精勤、晝夜六時、禮拜諸佛、誠心懺悔、勸請、隨喜、廻向善提、常不休廢、得免諸障、善根增長故、云何修行止觀門、所言止者、謂止一切境界相、隨順奢摩他觀義故、所言觀者、謂分別因緣生滅相、隨順毘婆舍那觀義故、云何隨順、以此二義、漸漸修習、不相捨離、雙現前故、若修止者、住於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諸想、隨念

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來無想、念念不生、念念不滅、亦常不
 得隨心外念境界、後以心除心、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住於正念、是
 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若
 從坐起、去來進止、有所施作、於一切時、常念方便、隨順觀察、久習
 淳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漸漸猛利、隨順得入、真如三昧、深伏煩惱、
 惱、信心增長、速成不退、唯除疑惑、不信、誹謗、重罪、業障、我慢、懈怠、
 如是等人、所不能入、復次依是三昧故、則知法界一相、謂一切諸
 佛法身、與衆生身、平等無二、即名一行三昧、當知真如是三昧根
 本、若人修行、漸漸能生無量三昧、或有衆生、無善根力、則爲諸魔
 外道鬼神之所惑亂、若於坐中、現形恐怖、或現端正男女等相、當
 念唯心境界、則滅、終不爲惱、或現天像菩薩像、亦作如來像、相好
 具足、若說陀羅尼、若說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或說平等、

空、無相、無願、無怨、無親、無因、無果、畢竟空寂、是真涅槃、或令人知
 宿命過去之事、亦知未來之事、得他心智、辨才無礙、能令衆生貪
 著世間名利之事、又令人數瞋、數喜、性無常準、或多慈愛、多睡、
 多宿、多病、其心懈怠、或率起精進、後便休廢、生於不信、多疑、多慮、
 或捨本勝行、更修雜業、若著世事、種種牽纏、亦能使人得諸三昧
 少分相似、皆是外道所得、非真三昧、或復令人若一日若二日若
 三日乃至七日、住於定中、得自然香美飲食、身心適悅、不飢不渴、
 使人愛著、或令人食無分齊、乍多乍少、顏色變異、以是義故、行者
 常應智慧觀察、勿令此心墮於邪網、當勤正念、不取不著、則能遠
 離是諸業障、應知外道所有三昧、皆不離見愛我慢之心、貪著世
 間名利恭敬故、真如三昧者、不住見相、不住得相、乃至出定、亦無
 懈慢、所有煩惱、漸漸微薄、若諸凡夫、不習此三昧法、得入如來種

性、無有是處、以修世間諸禪三昧、多起味著、依於我見、繫屬三界、與外道共、若離善知識所護、則起外道見故、復次精勤專心修學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云何爲十、一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所能恐怖、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惑諸惡覺觀、六者於諸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遠離愛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於憍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則能滅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復次若人唯修於止、則心沈沒、或起懈怠、不樂衆善、遠離大悲、是故修觀、修習觀者、當觀一切世間有爲之法、無得久停、須臾變壞、一切心行、念念生滅、以是故、苦應觀過去所念諸法、恍惚如夢、應觀現在

所念諸法、猶如電光、應觀未來所念諸法、猶如於雲忽爾而起、應觀世間一切有身、悉皆不淨、種種穢汙、無一可樂、如是當念、一切衆生、從無始世來、皆因無明所熏習故、令心生滅、已受一切身心大苦、現在即有無量逼迫、未來世苦、亦無分齊、難捨難離、而不覺知、衆生如是、甚爲可愍、作是思惟、即應勇猛立大誓願、願令我心離分別故、徧於十方、修行一切諸善功德、盡其未來、以無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惱衆生、令得涅槃第一義樂、以起如是願故、於一切時一切處、所有衆善、隨己堪能、不捨修學、心無懈怠、唯除坐時專念於止、若餘一切、悉當觀察、應作不應作、若行、若住、若坐、若臥、若起、皆應止觀俱行、所謂離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即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雖念因緣善惡業報、而亦即念性不可得、若修止者、對治凡夫住著世間、能捨二乘法弱之見、若修

觀者、對治二乘不起大悲狹劣心過、遠離凡夫不修善根、以此義故、是止觀門、共相助成、不相捨離、若止觀不具、則無能入菩提之道、復次衆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往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已說修行信心分、次說勸修利益分、如是摩訶衍、諸佛秘藏、我已總說、若有衆生、欲於如來甚深境界、得生正信、遠離誹謗、入大乘道、當持此論、思量修習究竟、能至無上之道、若人聞是法已、不生怯弱、當知此人定紹佛種、必為諸佛之所授記、假使有人、能化三

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正思此法、過前功德、不可為喻、復次若人受持此論、觀察修行、若一日一夜、所有功德、無量無邊、不可得說、假令十方、一切諸佛、各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歎其功德、亦不能盡、何以故、謂法性功德、無有盡故、此人功德、亦復如是、無有邊際、其有衆生、於此論中、毀謗不信、所獲罪報、經無量劫、受大苦惱、是故衆生、但應仰信、不應毀謗、以深自害、亦害他人、斷絕一切三寶之種、以一切如來、皆依此法、得涅槃故、一切菩薩、因之修行、得入佛智、故當知過去菩薩、已依此法、得成淨信、現在菩薩、今依此法、得成淨信、未來菩薩、當依此法、得成淨信、是故衆生、應勤修學、

諸佛甚深廣大義、 我今隨分總持說、
迴此功德如法性、 普利一切衆生界、

大乘起信論終

明治廿九年三月六日印刷
明治廿九年三月十日發行

發行人兼
印刷人

山本貫通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六十四番地

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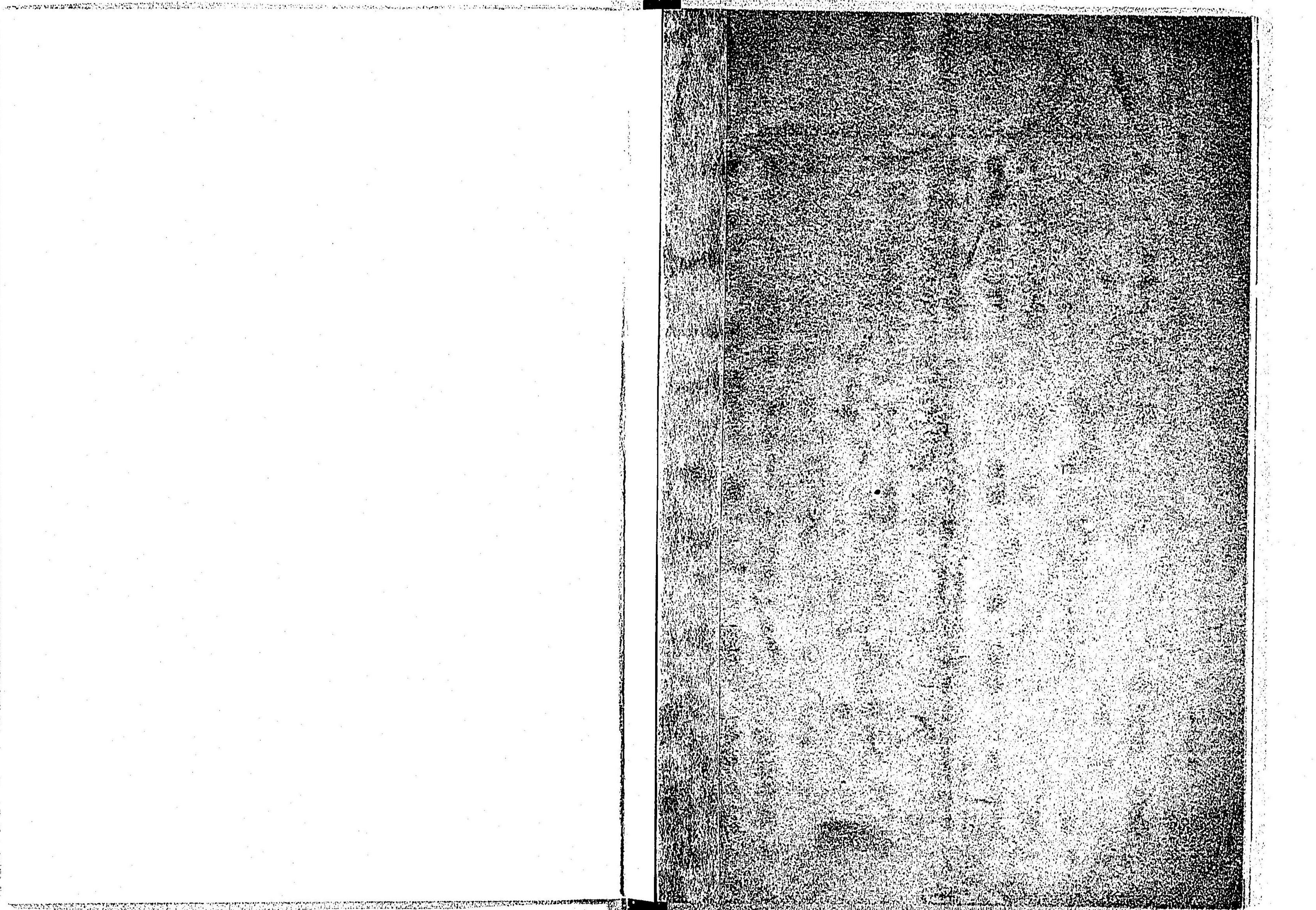
令知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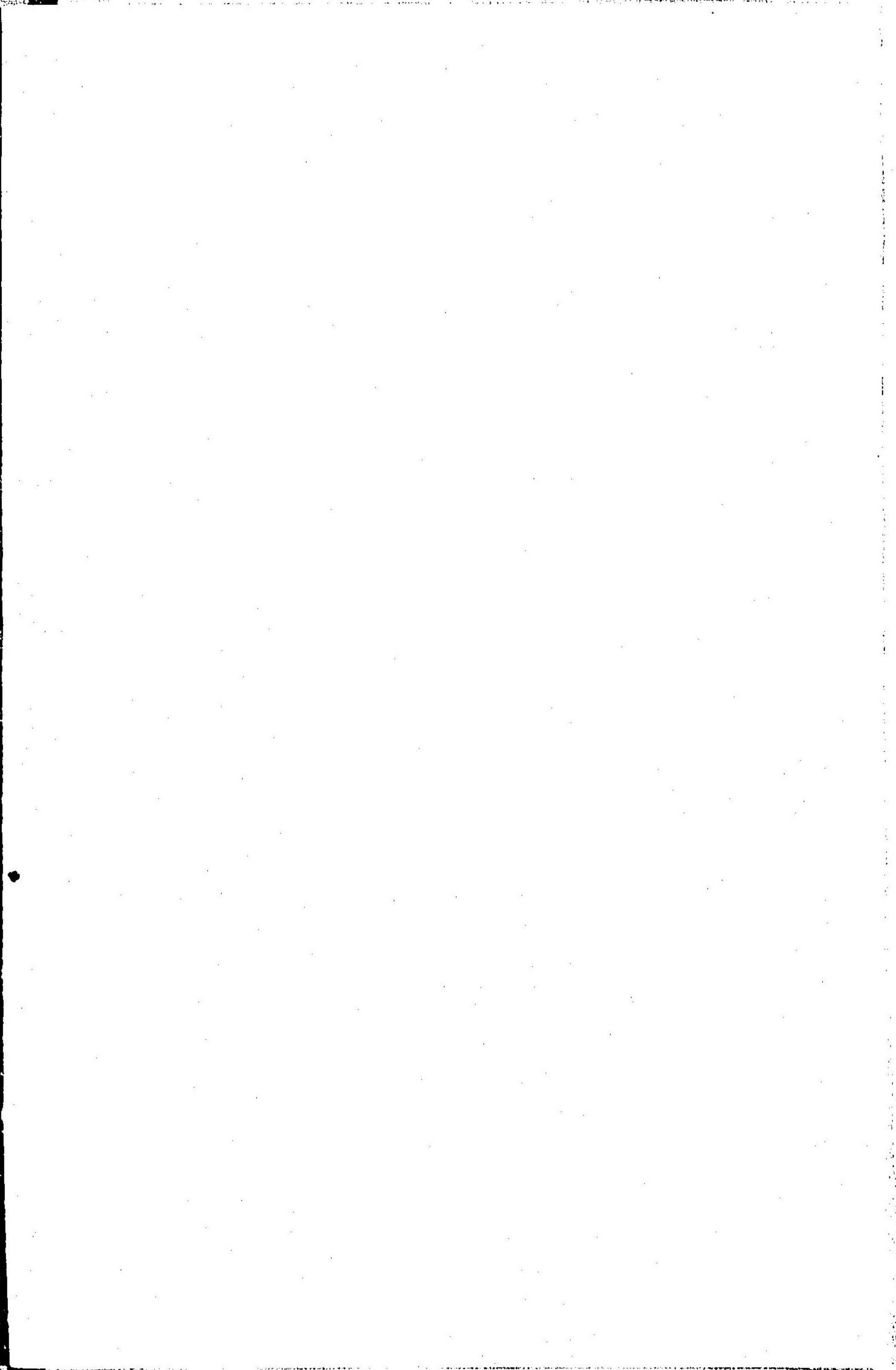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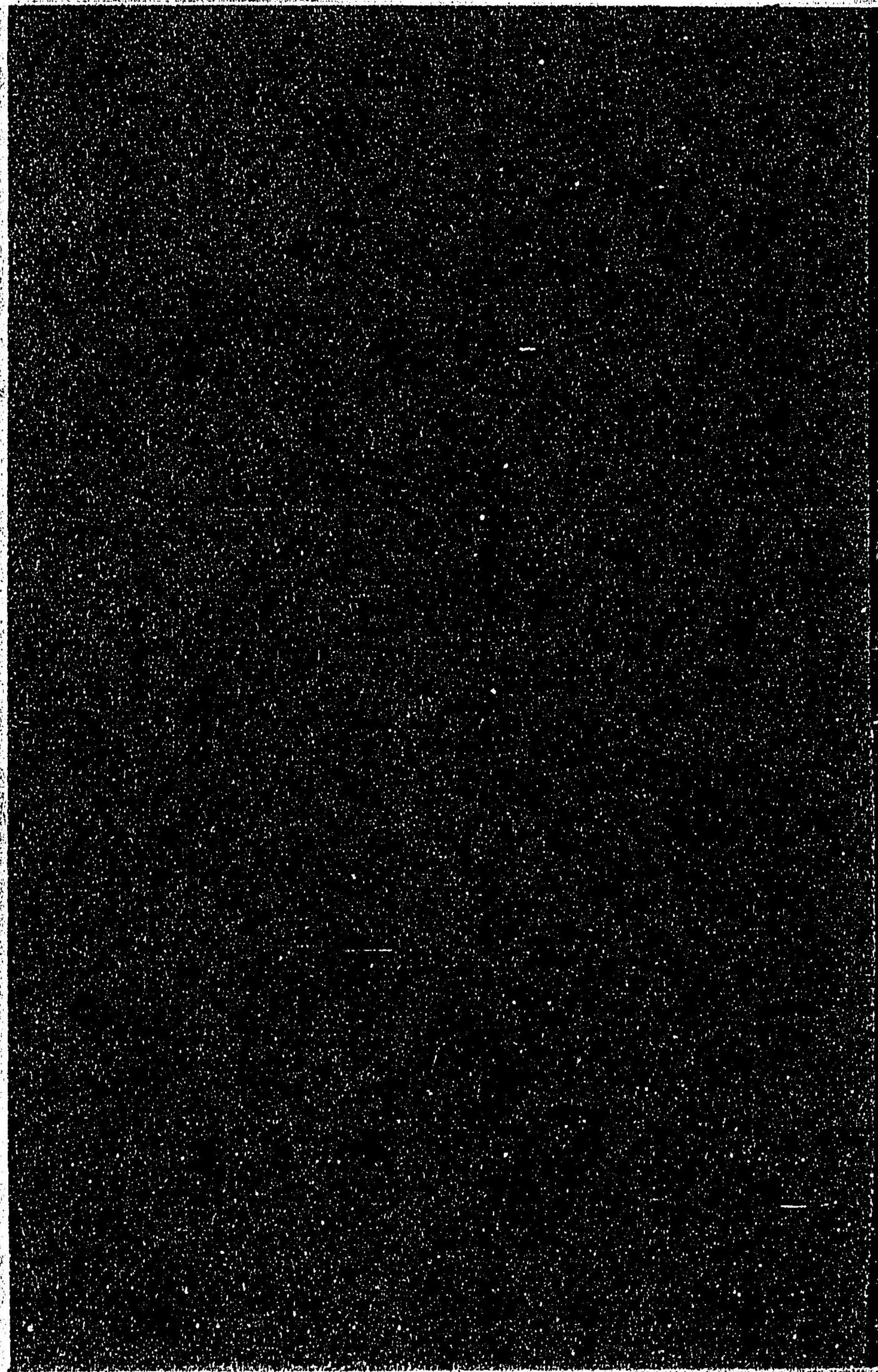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六十四番地

印刷所

活版部

東京市京橋區新肴町十四番地
高嶋紙店





11

特51
926

大乘起信論
国立国会図書館

016508-001-1

特51-926

大乘起信論

真谛/訳

M29

ABC-2392

